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龙争虎斗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龙争虎斗
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532-2



9 787805 065328 >

ISBN7-80506-532-2/1·222

定价: 32.80 元 (上、下册)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龙争虎斗

作 者： 独孤红

责任编辑： 文 奇

出版发行：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：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： 天津市兴安胶印厂

开 本：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 张:25

字 数： 45 万字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-10000 册

ISBN7-80506-532-2/1·222

定价：32.80 元 (上、下册)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本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众多著名人物：溥仪、川岛芳子等在人们熟悉的历史场景下展示了一幕幕鲜为人知的生活；在东北建立“满洲国”；在各地建立秘密组织如“三义营”；阴谋达到侵华目的。但中国人是不甘受辱的，广大的爱国志士，平民百姓奋起抗争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，瓦解了侵略者的阴谋。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，此书选材新颖，构思独特，实为独孤红先生力作。

已经下雪了！

整个北方笼罩在凛烈的北风里。

寒冷的北风刀儿似的，能刺进人的骨头里。

白天，街上的行人不多。

入夜以后，街上的行人更是少得可怜。

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，可是刀儿似的北风，仍然从门缝儿里透了进去，窗户纸“噗达”、“噗达”的直响。

日租界里，一座西式的小洋楼的楼下，挨着客厅后头，有一个小型的办公室，这时候灯火正旺。

这间办公室布置得很精致，正面是面腥红的太阳旗，对着“太阳旗”，有一张长长的会议桌，上头铺着雪白的桌布，桌布上是个中国古代的大花瓶，花瓶里插着日本的国花——樱花。

长桌头儿上，站着一个身材矮胖，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年日本人，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

贤二。

长桌的两旁，紧挨着长桌，站着二三十个穿着中国式裤褂儿的日本浪人。

外头冷，比不上土肥原跟这些日本浪人脸上的神色冷！

屋里暖和，但却也溶解不了这些人脸上赛过冰霜的冷意。

长长的桌面上，堆满了吓人的东西，枪、厚背武士刀！

日本浪人平日里吊儿郎当，这会儿却是靠腿垂手，挺胸肃立。

炉子里的火光，照在每个人的脸上，一闪一闪的。

土肥原突然高喊一声：“天皇陛下万岁。”

众日本浪人轰然相应：“天皇陛下万岁。”

接着，土肥原以冰冷而激昂的话声说了话：“我们这一次行动，目的在造成‘天津事件’，进而引起整个华北的纷乱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午夜十二点，在院子里集合，对表，现在的时刻是十一点半。”

土肥原与众浪人同时对过了表。

土肥原又说了话：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”

一名浪人欠身道：“请问大佐，是不是见人就杀，见住家就闯？”

“不错，可是要杀中国人，闯中国人的家。”

“嗯。”

又一名浪人欠身道：“请问大佐，假如碰见了花姑娘……”

“当然可以，随你们的便。”

“嗨。”

“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”

众浪人不再说话。

土肥原一声：“天皇陛下万岁。”

众浪人轰然相应：“天皇陛下万岁。”

“解散。”

土肥原转身出了办公室。

众浪人抓刀的抓刀，拿枪的拿枪，鸦雀无声地相继出了会议室。

□ □ □

午夜十二点过三分。

二三十个日本浪人，提刀握枪走出了这座小洋楼的大门，
大门口挂着一方铜牌，上头刻着四个大字：“日本商会”！

众日本浪人耀武扬威地在日租界大街上疾走。

在这条大街的街口，过了街口十字路口就出了日租界，街
口对面暗隅里，架着一挺机关枪。

这挺机关枪后面，爬伏着两个人，两个中国人，年纪都
在卅岁上下，都是一身利落打扮，枪口正对着日租界那条大
街。

“兔崽子们来了，”一个汉子咬牙切齿。

另一个汉子接口说：“幸好上头早获得了情报，要不然‘天津’的同胞，岂不让土肥原那狗养的害惨了。”说着话，二三十个日本浪人已进入了射程内。

两个汉子的眼内，机枪枪口里，同时喷出了火光，连珠般的一阵砰砰响，二三十个日本浪人都倒在了雪地里，血泊中，一个也没跑掉。

两个汉子笑了，一跃站起，扛起机枪，很快地消失在暗影里——



一只黯淡的灯笼，在寒风里摇晃着，灯笼也忽明忽灭的。

黯淡的灯光照耀着五个黯淡的字：“常盘馆旅社”！

在这家旅社最后面的一间屋里，也闪动着黯淡的灯光。

土肥原坐在榻榻米上，穿着和服，腰系宽布带，面前一张矮脚茶几，上面放着一把锋利无比的短刀，一瓶日本烈酒。

土肥原的脸红红的，半因生气，半因酒意，他咬牙切齿，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，牙缝里送出一连串的叫骂：“马鹿野郎猪猡，马鹿野郎——”

一边骂，一边抓起酒瓶灌酒。

这也难怪，“天津事件”的失败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，打电话来臭骂土肥原，要他明天一早回到关东军司令官署，接受惩罚，也就是军法审判。

这样的情形，土肥原只有一条路，只有这条路可以让他死得壮烈，不失武士道精神，那就是武士道传统的切腹自杀。

土肥原现在就要走上这条路。

放下酒瓶，拿起短刀，望着森冷的刀光，他脸上的神色是可怕的，这么冷的天，他满头是汗。

右手握刀，左手试摸左腹部柔软部位。

眼前没有人为他“助刃”，他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。

他只有靠自己，尽量地缩短痛苦的时间。

左手摸着了左腹部的柔软部位。

右手短刀缓缓下伸，刀尖抵住了左腹部的柔软部位。

那个部位在宽布带的紧勒下。

土肥原抬头，咬牙，双手握刀柄，凝足了力气，一声：“天皇陛下万岁，大日本帝国万岁！”

就要往下扎。

砰，砰，砰，敲门声惊动了土肥原。

土肥原停手抬眼，纸拉门上映出个人影，他破口大骂：“马鹿野郎，叫你们不要来打扰我——”

外头那人低声急道：“报告大佐，司令部的急电。”

土肥原一怔扔下短刀：“进来。”

拉门“哗”地拉开了，一名中年人一步跨进，见状一怔：“大佐，你——”

“少废话，拿过来。”

土肥原冷然伸出手。

那名中年人不敢再说，急步上前，双手送出一份急密电。

土肥原接过拆阅，一看，他脸上的神色松了，一摆手，那名中年人鞠个躬退了出去。

土肥原把密电扔在了茶几上，全是密码译出来的日文，假如再译成中文，那是：

“为混淆国际联盟调查侵华事件，即刻绑架逊清废帝溥仪，赴东三省成立‘满洲国’。”

下面是本庄繁大将的亲笔签署。



“东京”，“黑龙会”总部。

“黑龙会”的头一号人物头山满，正漏夜召集紧急会议，“黑龙会”的头目都到齐了。

会议的议题是：九一八事件后，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，国际联盟拟派员赴中国调查，为混淆国际的调查，转移国际的注意，欲派干员赴中国，诱使逊清废帝赴东三省成立“满洲国”，“黑龙会”应该派谁去。

“黑龙会”是日本最高情报政策机关，拥有好几万的人手，潜伏各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派个人出去，应该不难，似乎也不必这么郑重其事。.

可是这件任务太重大，中国的情报人员，又是举世闻名的第一流。等闲一点的日本间谍，绝难达成任务。

经过一夜的密谈，“黑龙会”拟出了名单，选出了三个人：川岛芳子少佐、石原次郎中佐、佐佐木次郎大佐。

天破晓，头山满拿着这份名单，进了首相官邸，请首相圈选其中一人。

首相早就起来了，等的也就是这份名单，接过名单之后，毫不犹豫的圈选了头一个：川岛芳子少佐。

头山满即刻打电话。首相在官邸召见川岛芳子。



一辆黑色轿车，冲破了黎明的宁静，风驰电掣而至。

车上下来五个人，五个穿日本军服的日本女人，前一四后。

前面一个，廿多岁年纪，美艳无双，冷肃之气逼人，配得是少佐军阶，正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。

后头四个，都是东瀛的绝色美女，各配少尉军阶，她们的名字分别是：“宫本秋子”、“山本淑子”、“吉永贞子”、“田中茱莉子”。

这四个，也是“黑龙会”出色的间谍，而且是川岛芳子一手训练出来的，多少年来，一直跟随着川岛芳子，是川岛芳子的得力助手。

当车子一到时，首相官邸的大铁门开了，川岛芳子带头，马靴整齐的格格声，配合着佩刀的叮当声，从大门外，一直

到了豪华的大客厅。

首相高坐，头山满陪坐一旁。

川岛芳子等行过军礼，笔直肃立。

首相缓缓站起，严肃地宣布了任务，然后郑重告诫，此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中国情报人员不好斗，千万小心。

首相说完话，川岛芳子说了一句话：“报告首相，芳子很了解中国情报人员，还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套句中国话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，芳子如果有辱使命，愿接受严厉的制裁。”

首相相当高兴，纵声大笑，破例跟川岛芳子握了握手：“我也套句中国话，祝少佐马到成功。”

头山满笑了，川岛芳子也笑了，冷肃之气尽扫，全日本最娇艳的花都为之逊色，连首相看得都不禁为之一呆，他旋即含笑点头：“你好好去做，我全力支持你，任务达成回国之后，我会好好的奖赏你。”

川岛芳子一躬身：“多谢首相。”

头山满一旁说了话：“我准你带一名助手——”

“秋子。”川岛芳子连想都没想：“她的中国话最流利，也是一个中国通。”

头山满道：“除了在中国的‘黑龙会’人员全力配合外，我再派出一个人暗地里协助你——”

“谁？”川岛芳子马上问。

头山满笑了笑：“现在不要问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一切

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准备带着宫本少尉动身起程就是。”

川岛芳子靠腿躬身：“嗨。”

□ □ □

中国北方某地——

一间大办公室，一张大办公桌，靠椅上坐着一个人，只看得他背影，单这背影，就有逼人之威。

他面前办公桌上，放着一份机密文件，他在翻阅。

文件上写着：

川岛芳子，女，原逊清肃亲王善耆女，善耆共二十一子、十五女，川岛芳子为善耆四福晋张佳氏所生，在善耆十五女儿中排行十四。

川岛芳子原名爱新觉罗显环，号东珍，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出生地为北平。

民国后，川岛芳子五岁，随善耆流亡“大连”，九岁时，善耆欲借日本“黑龙会”之助，阴谋扶宣统复位，将川岛芳子过继与“黑龙会”头目川岛浪速为义女，由川岛浪速携往日本为人质，住东京赤羽，三年后迁长野县松本市柏原村，入松本女校就读。

善耆死后，川岛芳子年十六在日本风头极健，川岛浪速加以染指，因使川岛浪速之妻福子一怒而去，川岛芳子自杀获救，弹头留体内，后返国定居王府，住北平一年，请家教

补习中国语文，入同仁医院取出弹头，改名金碧辉，成为名媛。

张宗昌谍报处，处长安静山曾加追求不成，嫁旅日时结识之蒙古王爷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儿扎布，二十一岁结婚，住旅顺，后与夫不和，三年后出走，赴东京，为“黑龙会”吸收。

川岛芳子聪明，机灵，为人豪爽，好胜，执拗，任性，有变态心理。甚神秘、喜扮男装、日人称为“男装丽人”！

川岛芳子在日本时，六时起床，至皇道会大石先生处习柔道，每晚为川岛浪速按摩，九岁曾随川岛浪速习坐禅……

...

靠椅上坐着的那位，没有往下看，把文件往桌上一扔，拿起桌上电话：“召回地字第一号。”

□ □ □

“天津市”，夜。

寒冷的“天津市”，寒冷的夜。

再冷的天气，冻不了爱玩的男人那颗热呼呼的心。

男人们，缩着脖子，顶着刀儿一般的夜风，怀着那颗热呼呼的心，都往“四喜班”跑。

“四喜班”的老鸨马六姐，是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，跑过不少码头，经过不少磨练，心眼儿、手腕儿都超人一等，麾

下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喜，一个赛一个俊，一个赛一个娇媚，别说“天津”的男人往她那儿跑，就是二百四十里地以外的“北平”，一些专爱跑花街柳巷的，也都舍近求远，趋之若鹜。

今儿晚上“四喜班”到的客人尤多，差点儿把门框都挤破了，至于为什么，且到“四喜班”的大花厅看看去吧。

“四喜班”的大花厅里，今儿晚上是筵开六桌，桌旁坐满了，旁边儿也站满了。

坐在桌旁的，是有头有脸有钱的大爷，当然，每位旁边都有姑娘侍候着。

站在旁边儿的，份量不够，平日里花在“四喜班”里的大洋也不够多，所以，只有看看热闹的份儿。

靠里，有位姑娘一手打板，一手鼓键在唱大鼓，两个琴师闭着眼猛忙。

姑娘唱的是“大西厢”，平日里相当叫座儿，今儿个客人们乱哄哄的，似乎谁也没有心思听。

唱着，唱着，一桌上有位客人说了话：“怎么回事儿，什么时候了，还不见人影，别是马六把咱们涮了吧。”

“保不定，要不然怎么都到这会儿了，还不见出来，难道非等千呼万唤哪。”

有人起了头。

于是乎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看热闹的也跟着起哄，乱了。

原就听不清楚唱大鼓的那位姑娘在唱些什么，现在根本就听不到了。

有个姑娘尖声说了话：“哟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，也不怕身边的姑娘吃醋么？”

“可不，你们瞧，我身边儿这位已然酱肘子出锅，绑了盘儿了。”

一阵哄堂大笑。

正嚷着，正乱哄哄的，突然里头帘子一掀，马六姐出来了，身后紧跟着大茶壶。

马六姐可真是风韵犹存，不但犹存，简直动人，细皮嫩肉，十指尖尖，熟透了的胴体仍是那么曲线玲珑，右手里拿根细长的象牙烟嘴儿，洋烟卷儿正冒着烟呢！

马六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也不是戏台上的名角儿，可是她有震住全场的气势，她一出来，整座花厅里马上鸦雀无声，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见。

突然的一静之后，马上站起个长袍马褂儿，白白胖胖的中年人，扯着喉咙说：“我的马六奶奶，您可出来了，都快把人急死了。”

马六姐天生一双媚眼，这会儿眼角一瞟，慢条斯理地问：“刚才是哪位说我们涮人哪！”

“就是我。”白胖中年人一指头点上自己鼻尖。

“哟，敢情是我们陈大爷呀？陈大爷，抬起您的尊手来，摸着您的心口儿问问自个儿，我马六什么时候坑过您，涮过您。”

白胖中年人咧着嘴窘笑，没答话。